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茨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二十三

宋 朱子 撰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官忽於今年九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

竊祿本無竒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  
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  
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  
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  
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  
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騫之秋顧  
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  
心勦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

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隳兼熹祖鄉徽州正屬  
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  
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為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  
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  
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

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  
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  
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  
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偽至於墳墓田產有  
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為開陳  
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  
幸干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  
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  
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  
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况平生碌碌初無竒節今者  
該遇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祗受豈  
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干違命  
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强且於衆

疾之中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  
道路百十為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  
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  
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  
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  
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  
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  
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  
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侵擾鄉鄰紊煩  
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祇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  
敢專以此事為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  
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  
無由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  
寄自度衰朽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  
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誤隆  
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眚為甚受理詞訴搜尋  
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  
寄為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  
冀蒙聖慈矜憫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

區不勝幸甚于瀆崇嚴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  
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  
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  
然已極為優幸自惟么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  
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  
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

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祇赴必至貽患千里獲罪非輕  
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  
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為  
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  
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  
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

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以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  
恩改畀郡綬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  
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  
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  
為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致微勞仰承德意  
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為甚幸屢瀆威嚴俯

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  
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  
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  
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  
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眚為言又念聖主臨  
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

而并以閑局為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為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腳氣不能祇赴錫宴妨廢

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  
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  
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為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  
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  
所而州縣之間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  
於白撰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  
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累次



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腳氣忽然發動  
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  
節滿散錫宴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  
亟欲彊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  
自力憂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  
民之上又况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起視事  
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凋耗一郡軍民  
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為害非細加以年歲向

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  
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  
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為計輒冒萬死哀  
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  
罷黜投之遠裔以為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儻或  
憐臣愚暗拙疎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  
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  
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露投  
閒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稍可支吾不敢  
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  
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  
量意謂可以少效疲駑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  
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遽爾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  
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

欲彊自扶持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七日本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

通判軍州事高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  
似昨者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己曾除授前件  
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之初已  
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曾未再替守郡  
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禍患輒丐便私已乖陳  
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授閑復申  
前命有此超躡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  
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祇受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許熹辭

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于宗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

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聞命不遑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

允今者乃以私故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為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為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



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為敷奏收還  
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帶職名仍充祠  
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  
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  
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  
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

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  
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覲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  
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為敷奏  
得從所乞實為至幸干恩頻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  
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  
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

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男物故輒丐閑秩歸治喪葬蒙  
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  
憂患摧頽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  
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還成命令熹  
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

蒙於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  
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  
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  
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  
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  
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俯伏竢  
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  
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  
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  
欲起發前去祇服職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  
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  
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  
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

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於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蠶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道誅夷已為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彛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

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疎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

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劾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



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懼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挺舊苦腳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

日彌久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官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狀由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反復勤至疎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

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竢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

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  
聖恩龐鴻不問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喜感激誠  
無以喻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喜性本至愚學無  
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况靜  
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  
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腳氣之  
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  
稽留朝命在喜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數奏寢

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  
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  
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  
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  
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為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

冒瀆威尊不勝惶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

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  
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  
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  
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  
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  
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  
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區處鎮壓  
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

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為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



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  
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為開陳收回誤恩  
復昇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  
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為  
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杖拭自惟何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

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  
送建陽縣庫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  
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為  
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  
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涕  
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

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悞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分實所未安又况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觀考任

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  
熹聞命震驚卽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  
摧頽唯有踈頑略無悛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  
慈俯從人欲不謂今者尚閔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  
是敢冒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  
畀偏州改命通才往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  
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  
祈懇引領俟命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  
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彥往布上恩則  
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為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  
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  
遣則於私義雖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為湖南一道軍民  
之計猶為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  
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嘗竊  
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  
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  
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  
人無所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  
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  
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

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  
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  
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  
速選民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  
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  
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



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為謹已望闕祇受稱謝訖恭  
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  
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  
不惟無益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嗤誚况熹衰晚疾病摧  
殘方以不堪治劇為憂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  
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跼蹐無  
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強亦豈不願及  
此際會效其涓埃以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

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

郡并以一道軍民為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  
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  
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  
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疼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  
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  
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幅曲賜矜憐特為敷陳俾諧  
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待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

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  
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  
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  
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  
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  
瞶跋躐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  
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  
矜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于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  
病迂疎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聯  
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  
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  
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  
猶所不堪况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誚復

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為敷奏速賜  
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  
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  
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  
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宸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  
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

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分所有見帶秘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汗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日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跼蹐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



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  
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益將求  
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  
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  
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  
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  
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  
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閫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偽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為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

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况使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

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

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  
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  
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  
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  
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命奉

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  
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  
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  
悃悃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  
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  
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  
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  
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  
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  
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祇膺寶命  
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  
以故常實為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  
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

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  
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  
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  
獨恨病衰足弱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  
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隳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  
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  
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千冒宸嚴伏俟  
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  
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  
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  
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  
尚閔俞音祇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  
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  
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

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待  
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  
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  
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  
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况今一言未入而遽受  
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  
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  
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  
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  
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  
盡欲望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  
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頗有

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一封稱謝得為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脩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

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

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  
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  
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  
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  
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  
叨選擇備數經惟晝繹夜思猶懼不逮宜有餘力可效  
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譴却恐懼徒深義當固  
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

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  
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  
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



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  
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實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  
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實文閣待制與州郡  
差遣熹聞命震驚固知所措伏念熹羸拙有餘勸講無  
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况耳重目昏累嘗面奏州郡繁

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  
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  
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  
辭免又奉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  
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

猶邇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祇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已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

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間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復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覺

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  
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  
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  
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  
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瘵曠之罪追還  
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  
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  
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

誠永御丕圖為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  
震眷戀軒幄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為通直郎崇  
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  
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  
用為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  
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

無義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待  
講卽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願所陳事實無以異  
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  
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  
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息假以

秩祿即於私分已為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况又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實



儲作牧荆楚在燾無狀失職負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  
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一覩縷以勤聽覽欲  
望鈞慈察其悃悞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  
以自安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實丈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  
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  
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

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得辭間寄還備祠宮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鑄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

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  
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  
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遣則在朝廷黜  
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俟報可  
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  
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官觀差  
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允  
俞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  
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  
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  
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  
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予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  
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謝聖恩訖  
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

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

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於再三即  
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  
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顏尚借  
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  
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  
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  
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  
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  
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  
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  
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  
欲望朝廷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  
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  
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  
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  
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  
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為將上早賜  
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  
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宮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  
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  
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  
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  
縣庫寄收仍申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  
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  
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奉聖旨  
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

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  
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為沽激况  
今疾病沉痾雖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  
義益難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  
止帶修撰况臣罪戾方此投閒而所得職名過為優厚  
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誅復陳迫切之  
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衷叅稽近比特降  
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

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  
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  
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  
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

關

告命磨勘轉官臣即已謝恩

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侍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

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  
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為矯激未能感  
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  
援引比例極為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  
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  
見數干旒宸久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譴斥則熹不勝  
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殞陵

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  
伏蒙垂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  
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  
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閑退更蒙寵渥由諭隆私假以優  
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袞袞感激之深  
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  
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



叨冒獲廁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殯宮妄意輒陳管見欲  
乞少寬遠日改卜神阜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  
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  
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  
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  
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  
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  
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

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  
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  
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跼蹐屏營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  
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  
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

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  
免却緣去年集議永阜殯宮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  
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  
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  
慮實不自安若使祇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  
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  
劾恭俟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  
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  
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  
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殲陵嘗有  
妄議今見前後同為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  
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  
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

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自容謹已具奏  
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  
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  
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  
揮者頗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  
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疎寡陋

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  
慮所帶職名大為超躡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  
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  
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尋以宸翰下臨  
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  
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  
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  
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

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  
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  
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已罷講官不敢復  
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  
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  
始覺前日之繆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  
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  
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

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千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



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  
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  
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  
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  
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  
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頗具封章上瀆天聽

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為敷奏申勅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

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  
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  
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為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  
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

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  
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  
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  
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為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  
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  
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

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  
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  
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  
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  
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慕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  
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  
以孤愚再犯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  
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  
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  
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  
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  
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  
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

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  
再煩吏議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  
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  
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  
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  
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

奏而間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仕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逸遷延稽故不為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



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之餘豈堪摧拉  
謹已具狀徑由朝廷及具公劄由稟去訖恐此瑣末無  
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神人  
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謫籍化鈞無外  
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  
管某官特為開陳即賜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

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  
除廢錮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  
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熹一人設也  
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  
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  
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  
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畧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  
紊謹具短劄少見下情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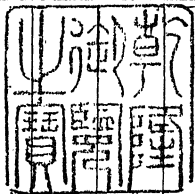
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	--	--	--	--	--	--	--	--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賢

議一作講



晦庵集卷二十三